

从汉英语言差异看古诗翻译的意象突围

商焯鸿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4；

摘要：本文从汉英语言本体差异切入，揭示汉语形义粘连的意合特质与英语符号任意性的根本矛盾如何导致古诗英译的三重困境：文化意象哲学维度被压缩、汉语平仄声律的情感绑定功能、英语轻重音节奏不可通约与哲学编码系统性流失，进而提出翻译的破局策略，包括庞德意象增值重构诗性、许渊冲“三化论”实现文化置换以及AI协同技术通过注释弹窗激活典故维度。论证翻译的本质是文明认知范式的协商。唯有在承认差异不可消弭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等效重组文化基因，方能在语言断裂处架设跨文明对话的桥梁。

关键词：语言差异；意象传递；诗歌翻译；翻译理论；翻译策略

DOI：10.64216/3080-1494.25.03.026

引言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与思维的外化，其本体差异深刻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能。汉英两种语言系统在符号机制、语法结构和文化编码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汉语以形义粘连的象形文字为基础，构建“天人合一”的意合哲学；英语则遵循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形成严密的形合逻辑体系。这种差异在文学翻译中尤为凸显——当汉语诗歌“形-义-象”三位一体的诗学特质遭遇英语“音-义”分离的符号系统时，文化意象的蒸发与韵律美学的消解成为不可回避的困境。

本文从语言本体差异切入，通过分析汉英符号任意性与粘连性的对立、语法结构映射的认知哲学分歧，进而揭示古诗英译中意象传递障碍的深层根源。最终结合庞德意象主义、许渊冲的“三化论”及AI协同翻译策略，探讨在语言断裂处搭建文化通路的可能，为跨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参照。

1 语言文字本体差异：从符号到思维的断裂

1.1 汉英差异：任意性与粘连性

以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为首的西方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包括文字）从根本上来说具有任意性”^[1]，即语言符号的语音形象与其所指的概念意义之间是任意（arbitrary）关系。以英语为例，“Water”的发音和拼写与“水”作为液体本质的概念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联，仅是人为规定的标签。而《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1918）一书中写道：“汉字本身包含语言最高最难的功能：以形象表达意象，以物质传达精神。”

汉语形一义粘连的特质打破了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形成从视觉符号、意义再到文化的三重粘连。汉语的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象形字“日”和“月”是对太阳和月亮形态的直接模拟，形义自然绑定。

1.2 语法结构的认知映射

我国清代翻译家严复对中西语言的句法差异指出，“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天演论》译例言，1898）汉语的语法弱化形式逻辑，以意合为核心特征，体现其背后“天人合一”的哲学。零主语现象如“下雨了”，隐含自然主体，需通过语境完形补全句子逻辑。这一现象反映我们文化中人对自然的顺应，省略主语即消解“主客对立”，将人视为自然的参与者而非主宰者，而语法形式的缺失恰为“意在言外”的留白。英语以形合为核心，依赖形式标记强制构建逻辑关系。这与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欧洲的理性主义是一致的。理性主义强调逻辑推理，注重形式论证，表现在英语里即注意形态的外露，拘谨于结构成形、结构完整。

2 文学文本转换困境

2.1 古诗的意象传递障碍

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势必会影响文学译介和文化交流。美国诗人庞德提出，“诗歌的原色就是意象。漩

涡主义者不会允许任何概念或情感的原表达毫无必要地变成对其他事物的模仿。”^[2]在翻译中流失的文化意象，本质是语言-历史-哲学的三维编码，而英语常将三维编码压缩为自然物单层指称，从而导致文化象征蒸发。

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时的意象传递障碍反映出汉英语言差异对文学译介造成的影响，核心矛盾由此浮现：当汉字“形-义-象”三位一体的诗学特质，遭遇英语“音-义”任意性符号系统时，文学翻译如何避免沦为文化削足适履？以下将从文化意象缺失和韵律重构难题两方面依次进行分析。

2.2 文化意象的缺失

中国古典诗词中，诗人往往会运用包含特殊含义和认知情感的文化意象以达到一定的文学效果并传达自己的感情，这种意境指的人们在长期的共同文化中形成的一种对事物的普遍性认知和联想，即文化意象。^[3]

从古至今，“月”都是文人墨客所吟诵的对象，在苏轼的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并被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原文中“月”与“人”意象对应，“月”代指人间的相聚和离散，都遵循着自然规律。“月”不仅是自然物，更代表了词人对人世圆满与天道无常的哲学追问，若将“月”直译为“the moon”，仅存天体指称，中秋节的家族伦理负载则荡然无存。其症结在于英语中“moon”的文化负载集中于浪漫爱情（如honeymoon，意为蜜月），无力承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族伦理含义。再比如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首词作者以孤鸿自况，托物寓怀，意在表达虽遭贬谪，但绝不攀高结贵、随波逐流，而甘愿独守节操的高尚情怀。“孤鸿”是象征着贬谪士人清高自况的重要意象，有一版英译文中，译者将“孤鸿”译为“a lone swan”，“swan”在西方象征高贵，消解了苏轼的孤愤语境；“幽人”被译作“ghost”，从隐士到鬼魂，哲学意味完全逆变。更重要的是，原词中“孤鸿”与“幽人”互为镜像，构建士大夫的双重人格投射，英译文割裂了意象关联，使象征体系崩解。

若将目光转至代表先秦文化符码的《诗经》，我们会发现转换文本也面临意象传递障碍的问题。以《蒹葭》为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蒹葭”，即芦苇，暗示生命脆弱易逝；文中的“水”象征的是《庄子》中“秋水时至”的哲学时空体。许渊冲的译文为“The reeds grow green;Frosted dew-drops gleam.Where was she seen?Beyond the stream.”即使是如此完善的译文，也避免不了文化意象的丢失。

“stream”将道家无限延展的“秋水”压缩为具体的溪流，而“伊人”从哲学意象退化成普通女性。

2.3 韵律系统的不可通约性

汉语诗歌由平仄律和视觉对仗构成声律美学。四声（平上去入）的平仄调式通过平仄交替体现其文化功能，仄声具有“裂帛”效应，传达激愤、痛楚之感；而平声的“余音”效应则传递哀婉、绵长之情。英语的韵律系统与汉语大相径庭，强弱音节构成打击乐式的节奏，这样的轻重律动服务于叙事推进，而非情感意象绑定。由此可知，平仄是旋律性音高变化，轻重音是节奏性强弱交替—两者如五线谱与工尺谱，本质不可通约。

以杜甫的《绝句》为例分析英译文的韵律流失，“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译文为“Two golden orioles sing in the green willow;One white egret flies into the blue sky”，“two”与“green”的位置错位，破坏了视觉对称，“sing”为单音节强音，无法对应“鸣”阳平声的绵长感。“上”为仄声上扬，被“flies”这一单音节降调弱化了空间动势。另外，汉语诗歌的平仄声调还具有美学功能，杜甫的《登高》中“无边（平平）落木（仄仄）萧萧（平平）下（仄）”，平仄交替如呼吸起伏，模拟落叶飘零的节奏。

3 翻译理论启示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3.1 翻译理论

对于语言来讲，最为关键的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反映，同时也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基于此种意义，翻译不单单的就是对语际的变更，更重要的是使得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的模式。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三化论”的翻译理论，“传达原文的‘三美’，发挥译语优势，可以用‘三化’的方法：等化、浅化、深化。”深化就是“通过原文的表层形式，进入原文的深层内容”；“深化”和“浅化”恰恰是相反的，浅化就是使得深奥的原文化变得非常容易理解。^[4]深化译法与异化译法类似，都主张保留陌生性，让读者主动靠近

作者。庞德在《华夏集》中就以异化为原则，刻意保留汉语语法结构：原句为“抽刀断水水更流”，庞德将其译为“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拒绝添加连词，省略冠词，制造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迫使其接受汉语思维。

3.2 意象重构的可行路径

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坚持意象主义的诗学理念，在翻译过程中，庞德将其诗学理念融入翻译实践中，促进了中国诗歌在海外的传播。根据庞德对意象主义的定义，意象主义涉及三大原则。首先，将描写重心置于诗歌意象之中，所有的描写都应突出意象；其次，陈词滥调或是与描写意象无关的词句应删减规避；最后，诗歌韵律不能完全机械式地循规蹈矩，而应创造式地发挥，符合诗歌党的音律美。^[5]这一理论在翻译实践中体现为庞德的创造性叛逆一意象增值。比如，“烟花三月下扬州”，常规译为“amid April's mist and blossoms”，失去扬州的文化记忆；而庞德将其译为“Smoke-flower over river-town”，通过自创复合词“Smoke-flower”，融合雾霭与繁花的视觉通感，并保留“river-town”（水城）的地域暗示。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古诗英译意象传递的问题。此外，建筑派翻译提出以视觉对称补偿声调流失，如宇文所安译杜甫《春望》，原文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译文为“Stirred by the times-flowers, tears; Angered by parting-birds, alarm”，通过模仿中文对仗来制造并置效果。

当下时代，我们还可以通过AI翻译的协同干预技术赋能文学文本的转换。其运行过程大致为原文输入后先启动AI直译引擎，再调动文化数据库扫描，为典故、术语匹配跨文化等效项，对于未查找到等效项的，生成注释弹窗，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人机协同审校，最后输出多模态成品。以李商隐的《锦瑟》为案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AI初译版本为“The patterned zither has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 recalls a vanished year”，丢失了“五十弦”典出《史记》“太帝破瑟为二十五弦”的时空悲感。“五十弦”可进一步优化为“broken zither of the Tai Emperor”，同时提供注释“Hover to see myth: The Tai Emperor

broke a 50-string zither into two 25-string ones, symbolizing fragmented time”，译文的最终版本为“The zither of fifty strands (hover)-each strand a year torn from time's loom”。

文化翻译是源语文化素的翻译，文化素以各个层级的语言单位为载体。^[6]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承载着文化的意义，所以，翻译不单是对语言视角的变更，更是让两种文化得以交流的模式。

4 结语

汉英翻译的本质是两种文明认知范式的协商。汉英文学文本转换的困境在古诗翻译中具象化为三重失落：文化意象的哲学维度被压缩为单层指称，平仄的旋律性情感绑定让位于英语轻重音的叙事节奏，最终导致“形-义-象”诗学统一体的瓦解。

面对不可通约性，翻译策略需在创造性叛逆中寻找平衡。庞德通过意象增值保留汉语诗性，许渊冲“三化论”以深度文化置换实现意象再生，而AI协同干预技术则通过注释弹窗与多模态输出搭建文化补偿机制。这些实践印证：翻译既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基因的重组。唯有承认差异的不可消弭性，在断裂处构建“创造性等效”，方能使秋水蒹葭的东方意境，终能在异语土壤中萌发新枝。

参考文献

- [1] 辜正坤. 中西语言文字与中西文化走向关系[J]. 外国语文论丛(第13辑)
- [2] 桑翠林. “原色”: 以“独化”再解作为色块与模式的庞德意象[J]. 中国比较文学, 2025(第2期): 163.
- [3] 李成程. 苏轼诗词英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J]. 现代英语, 2024(第20期): 96.
- [4] 孙蕊, 冯春园. 古诗英译意象传递问题及改进策略[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8(31卷9期): 168.
- [5] 田博园.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 论庞德诗学理念嬗变与庞译中国诗歌[J]. 海外英语, 2024(第22期): 35.
- [6] 杨仕章. 文本三维结构视阈下文化翻译功能研究[J]. 外国语, 2021(44卷5期): 100.